



褚时健 85 岁卖橙： 希望晚年过得好些

橘子、橙子、柚子当季的这个冬季，昔日的烟草大王褚时健种的“褚橙”成了北京、成都、厦门等地最红的水果；褚橙卖断了货的消息不断；王石等企业家也纷纷关注并点评褚橙，甚至称之为“励志橙”。褚时健，这位中国烟草业昔日的风云人物，如何在 75 岁的高龄回到云南哀牢山种起了橙子，10 年的种橙生涯经历了什么？褚橙成为今冬最红水果是因为它的口味？还是背后的一对八旬高龄老人不服输的精神……上周，记者来到了褚时健的橙园，和褚时健一起生活了 3 天，探寻褚橙背后的故事。

白天转果园 晚上向孙女传授种橙心得

11 月的清晨云南有些寒意，哀牢山上的云雾忽近忽远，刚才还是眼前一片崇山峻岭，转过身去发现自己又在一片浓雾之中。

习惯早起的褚时健穿了一件短袖，外面套了一件毛线背心，早就在厨房忙活起来了。因为嘎洒日照太强，褚时健被晒得黑黑的，不管晴天下雨，都习惯了戴一副墨镜。

这栋山顶的三层黄色小楼，既是褚时健果业公司的所在地，也是他们在山上的安身之所，小楼四周则是 2000 多亩的果园，这是他 75 岁再度创业的心血。这个曾经的烟草大王倾其所有，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果树拴在了一起。

早饭是鸡汤面。面是挂面，鸡汤是老伴在农家乐请客剩下打包回来的。虽然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烟王，现在又是人们眼中的橙子大王，褚时健夫妇节俭惯了，就连饭桌上的鸡骨头都要打包回来给自家的小狗吃。

这两天孙女和侄女一家子回来，褚老夫妇特别高兴，带着大家回了果园。等着年轻人都起床了，便招呼吃早饭。褚时健话不多，因为糖尿病的缘故腿脚也不是特别好，但他给每个人盛面、浇汤，还反复叮嘱有辣子、盐巴、酸菜。

小黄楼的院子里，总是放着一筐新鲜的橙子。这几天橙子成熟，来访的客人也多了。若是熟人，褚时健便陪着说会儿话，唠唠家常。若是生客，橙子自取，褚时健就去忙自己的事情。

小黄楼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远眺前方，似乎在暗示着主人不同寻常的人生。门口对着一汪水潭，这里的水都是十几公里外的哀牢山山泉接过来的，以备云南干旱时果园不断水。小楼左手边有一棵大无花果树，枝繁叶茂，老伴马静芬称它为菩提树。树下养着三四只孔雀、几十对斑鸠，此外便是层层叠叠的橙树。

11 月是橙子收获的季节，墨绿的果树上挂着斑斑点点的冰糖橙。这几天橙子卖得好，各地的供货有些紧张，果园这边只能加紧采摘。以前一天摘 100 多吨，现在要 450 吨左右。果园里不时听到沙沙的声响，这是工人背着果筐在摘果。

褚时健腿脚不太好，司机便开着车带他去果园转，找农户聊天，看看技术指标是否被严格地执行，几个区长和技术员排着队给他汇报工作进展。晚上，褚老还把孙女叫到身边，传授自己的种植心得。早晚有一天，这些果园都会交到第三辈年轻人手上。一天忙完躺下，已经是深夜 11 点了。

妻子眼中的褚时健

乐天夫妻患难搭档

马静芬今年已经 80 岁了，比褚老小 5 岁，两人都是一头白发。她可能是这座山头上最欢乐的老人家了，有时候走路还哼着小曲。山上的工人都敬着褚老，和马静芬倒是言语甚多，不时听见马静芬和他们逗乐子，笑声不断。

这两天，褚老在玉溪烟厂时带的大徒弟邱健康来看他们，临走合影留念。马老太太挤到他们中间，还招呼摄影师：“照一下我嘛！照好了有橙子吃！”带着云南腔的普通话把大家都逗乐了。

马静芬觉得褚时健是一个呆呆的人，专于做事，却不善人事。马静芬和褚时健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中间经历了褚时健的起起落落，既有人前风光，也有人后落泪。

在褚时健被打成“右派”没有收入时，她也被工厂除名，靠打毛衣养家。后来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出事，马静芬被带到河南隔离审查，吃了不少苦，但她觉得这都没什么。她和褚时健都认一个理字，也从来不服老。

在果园，别人都要听褚时健的，唯独马静芬能说得动褚时健。褚时健不是一个把情爱挂在嘴边的人，为此马静芬有时还挺有意见，前几年两人离婚，小辈提议办一下，褚时健坚决不同意，老太太也没能如愿。

马静芬说她想把家里的事情写成一本书，不为了出版，而是想让后代知道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轻易得来的，让小辈都不能忘了。

借钱承包山头种冰糖橙 再创业是希望晚年过得好些

2001 年，经历牢狱之灾的褚时健获准保外就医，虽然获得了有限自由，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红塔集团对他也算照顾，给他派了保健医生、生活秘书、司机，但褚时健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不喜欢求人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这个性格。

出狱后，不少人来找褚时健做生意，有让他去烟厂当顾问的，有让他去搞矿的，开价都是几十万，褚老衡量许久都没答应。

“钱是继续创业的一个原因，谁都希望晚年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。”褚时健说。机缘巧合，哀牢山旁嘎洒附近的一个农场经营不善，要顶出去，褚老便想着试试。这个农场原来种甘蔗和橙子，但因为水源、管理没有跟上，效益一直不好。

启动资金又成了一个难题。褚时健在玉溪烟厂十

几年，把一个快要破产的烟厂做成了全国烟厂的领头羊，创下了玉溪、红塔山、红梅等几个全国畅销的牌子。但因为当年分配体制的原因，褚时健在烟厂担任一把手这么多年，前前后后领的工资总计不过 60 多万元，这都不到后来继任者一年的薪酬。

“最后只能去借钱，因为老褚这个人有信誉，朋友没有一个不答应借钱的。我们说万一亏了可怎么办啊，但他们坚信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干，一定会成功，他们了解老褚的为人。”老伴马静芬在回忆时说。为了果园，他们前前后后借了 1000 多万元。

2002 年，他在云南省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——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，建成了一个 2400 亩的冰糖橙园。冰糖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农作物。75 岁再去创业，褚老的朋友们唏嘘不已。

十年种橙并不轻松 曾五六年在山上住窝棚

褚老小时候抓过鱼、务过农，马静芬以前做过化工检验员，但要搞专业种植，两人都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果苗从哪买，果树怎么栽，怎么施肥，所有这些都要从头学起。“因为不懂，吃了不少亏，走了弯路，有人给推荐淘汰了的果苗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结果怎么都种不出像样的果子。”

和种菜、种粮不一样，冰糖橙从栽苗到挂果要 5 年~6 年时间。“弄错了不光损失钱，更重要的是损失了时间。”这对 75 岁种橙子的老褚来说尤为重要。“那些年刚搬到山上，住的是窝棚，晚上睡觉看得见天的那种，经常能遇到蛇、虫子什么的，要是没有他陪着，我真

不敢住在山上。”马静芬回忆。

不过褚时健没用多久就对种植上道了。“我以前搞过烟草种植，我想农作物的种植是相通的，无非是光照、肥料、灌溉等。我晚上看专业书，白天和工人实践，遇到大问题就请教专家，靠学习。”不过，褚老自己也承认，现在成功了可以谈笑风生，当年却没有这么轻松。

前些年，果园开始陆续挂果，眼看着等了几年的橙子终于沉甸甸地挂在了枝头，不料收获在即，却遭遇横祸，果子不停地掉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加起来有上百吨。技术员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褚时健寝食难安，夜里查资料，白天在地头商量对策。

褚橙曾因口味不佳只送不卖 为卖褚橙曾全国各地收集研究

后来橙子不掉了，但口味却不好，淡而无味，既不甜也不酸，褚老夫妇尝后憋坏了，组织技术人员研究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原因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褚时健睡不着，半夜 12 点爬起来看书，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。“不把问题解决了，没法向那些借钱的朋友交待啊！”褚时健回忆。最后得出结论，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。

这种水准的果子褚时健也不敢大规模卖到市场上，怕砸了牌子，只能送给村民、学校之类。第二年，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，果不其然，口味一下就上来了。“好的冰糖橙，不是越甜越好，而是甜度和酸度维持在 18:1 左右，这样的口感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。”

现在，褚橙的销售由他们的外孙夫妇负责，而在几年之前，成百上千吨的橙子都是马静芬在销售，其中的辛苦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。负责销售的马静芬去全国各地转，见到橙子就买，收集研究。“有时候口袋里没钱，就只能买一个，我也不怕人笑我。”

橙子终于种成了。现在，褚时健对自己的橙子事业很满意，他估计今年产量能有 1 万吨左右。借的 1000 多万元债，在几年前就还清了。目前褚时健还在修建大型冷库，投资四五千万，建成之后能储存 5000 吨橙子。

对褚时健来说，人生似乎永远没有终点，“轻轻松松活个八九十岁。”褚时健背靠着沙发，抽着烟，依然无限豪迈。

朋友眼中的褚时健

个性决定了他的人生路

这两年，褚橙大量上市，褚时健又开始被大家提起，这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又以另一种姿态重新崛起。但褚老把这些看得很淡，他每天生活很规律，既不打牌也不看戏，唯一的乐趣是看新闻。

“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有独到之处。”褚时健几十年的朋友周树如此描述他。像他这样一个不喜欢溜须拍马，甚至不太会说话的人，怎么能够几次跌倒几次又顽强地爬起来。

“他对事情有自己的理解，非同一般的执著，认准的事情就是埋头做，到了不管不顾的境地。”但几乎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认同，褚时健的成功是外人所不能复制的，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人生路。

褚时健念书并不多，在昆明念到高中便参加了边纵打游击。只要和褚时健工作过的人，都对他的琢磨劲感叹不已。“他不怕上手新事情，他是那种一通百通的人，打游击，管烟厂，做烟厂，种橙子，都做得来。”褚时健的司机张师傅习惯称褚时健褚厂长，他给褚时健开了 30 多年车，从小张也变成了老张。

除了琢磨，褚时健最擅长的是和工人、农民打成一片。

褚时健这样一个人，在反右、“文革”等运动中却没有吃什么苦，这很少见。在褚时健看来，自己没被整还是因为给工人创造了福利。

褚时健眼中的烟厂生涯

“批条子”埋下折戟隐患

1976 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。两年之后，引导中国 30 年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启动。1979 年，褚时健得到起用，使命是去拯救陷入困境的玉溪卷烟厂。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他将会成为中国一代烟草大王，命运也将更为百转千折。

在褚时健任职的这十几年，玉溪卷烟厂成了一台印钞机，年税利从 0.97 亿飙升到 206 亿，1998 年，玉溪名列中国税利第二（第一为大庆石油）。一时间，褚时健风头无人能及。

但风光背后也暗流涌动。从褚时健手上批条子倒烟成了一门大生意，但这也为他日后在玉溪折戟埋下了隐患。有一阵褚时健到北京都不敢见人，因为要烟的人太多了。他又不懂得人际关系，不胜其烦，只能躲着。

1995 年，褚时健被人举报贪污，随后妻子马静芬和女儿在河南遭到审查，其间女儿自杀，褚时健悲痛难当。1999 年 1 月 9 日，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，服刑两年后，刑期减为 17 年。

狱中的褚时健苦闷至极，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。他的朋友周树去监狱看他，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周树都记得很清楚，“你等我抽完这支烟再走嘛。”无限酸楚尽在烟雾之中。

2001 年，因为严重的糖尿病，褚时健保外就医，从此隐没在哀牢山种橙子。对于过去的起起落落，褚时健夫妇看得很淡。“人不能活在过去，也不要整天怨天尤人，骂来骂去有什么用呢。”（据北青网）